一桩离奇的谋杀案

（上接2021年11月12日第B4版）

作者：程代展

四、捋不清的头绪

04、学自联筹备会

议题转到了当前的两个命案，有人又开始扼腕冲动，提出要以血还血、以牙还牙。张伟走上台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请到了刘骥的母亲凌智教授，让我们听听凌教授怎么说的，好不好！”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凌智教授在学术界以务实敢言享有很高的名望，在学生中有不少拥趸。她以这样的话语开场：“同学们，今天听了你们的讨论我万分激动，看到了时代的进步，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。我是八九学运的见证者，那时，我们许多人和你们一样年轻，一样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。八九学运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伤迹，它告诉我们，一时的冲动和超越现实的苛求和幻想只可能带来悲剧。希望你们吸取前车之鉴，运用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青春热血，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化闯出一条可行之路！”

她接着说：“至于对我儿子及国安部暗杀学运领袖的谣言，我以为不值一驳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、一个执政党，会蠢到相信暗杀学生能平息学运的。而且，这谣言破绽百出：李琳堕楼那天晚上，我儿子还远在夏威夷。林一心和王忠出事那天，他从他们旅馆到租车公司，最后才去追他们。他们出事那个时间，他不可能到达那个地点。所有这些时间点，你们一查就知道了。”

最后她说：“最后，我用人格向你们担保，刘骥虽然比你们大几岁，但也像你们一样，是一个热情正直的年青人。他和你们一样，崇尚正义，热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大会经激烈辩论，以微小多数通过了筹备组的最后决议。主要有几条：

- 筹备组支持并协助各高校通过民主选举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。时期成熟后，各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选出代表，参加全国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成立与选举。
- 维护社会稳定，各大学不得自行组织游行示威，研讨会与其他学自联组织的活动应尽量不影响学校正常学习秩序。
- 在进行广泛社会调研的基础上，提出政治改革的几条建议，与政府部门进行谈判、沟通。
- 筹备组设立秘书处，建立网站。
- 创立网上杂志《中国的民主化之路》，充许自由发表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看法。

05、往事如烟

出了会场，凌智就匆忙往医院赶。在她的眼里，刘骥也和她的学生们一样，还是一些毛头孩子。在医院里，她看到刘骥和王一茹。刘骥比头天精神好多了，可做母亲的还是心疼，她摸着儿子的头，不觉泪水涌出了眼眶，儿子是她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亲人。刘骥懂事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不用担心，儿子好得很，打不烂。”为了说明他没事了，还行了个举手礼。一茹也在一边宽慰她。

从医院回到家里，她忍不住拿出像册，那里有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。儿子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除了报考警官学校那一次，很少让她操过心。看着看着，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。

她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只保留着他和母亲结婚的一张照片。照片里的他，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。他在一场抗洪救灾中，在救下十几个村民后，不幸被洪水冲走。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，在她三岁的时候也不幸病逝。

她其实对母亲也是毫无印像，母亲的形象也只是照片上那个笑得甜甜的江南美女。当她还是花季少女的时候曾经想，也许母亲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，才红颜薄命。所以她对自己长得越来越像照片中的母亲十分担心。

作为烈士的遗孤，她被送到部队里一个特殊的保育学校学习。她父亲原是一位将军的警卫连长，那位将军原本很喜欢她父亲。如今爱屋及乌，就将她收为自己的孙女，从此，这位将军爷爷的家就成了她的家。由于失去父、母，她的性格多少有点孤僻。她从小被教育，作为烈士的女儿，要像父亲一样，作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。这让她变得十分好强。

她很小就在一个几乎与外部隔绝的部队子弟学校学习，受到的是最正统的教育。她学习成绩优秀，小学当班长，中学是团支部书记、三好学生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常常回家，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人长得甜，手脚又勤快，爷爷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孙女，百般疼爱。

他跟她讲，当年他也是北平的大学生，为了抗日，也为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，他和五位同学一起到了延安。当年和他一同奔赴延安的战友，一个一个都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了，为了他们心中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。他告诉她，你的父亲和他们一样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，他们是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理想——没有阶级，没有剥削，人人平等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——而献身的。她当时暗下决心，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人。

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。为了她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，她考上了北大哲学系。在大学里她好像是来自外星球的人。别人说的许多事她都不明白。虽然有很多男生想同她套近乎，但她后来发现，他们多半是别有用心，她觉得和周围的同学很少共同语言，于是，更多的时间钻了图书馆。

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位教经济学的老师对她说：“你要真正了解资本主义，就应当到美国去看看。”于是她申请到华盛顿大学念研究生。

在这里，她遇见了王悟。开始接触不多，第二年，王悟被选为华大留学生联谊会主席，她是副主席，联系就多了。她发现王悟有一种特殊的男子汉气慨，办事有主意、有决断，从不拖泥带水。王悟博学多才，他本是学数学的，可她和他谈文学，谈历史，甚至谈哲学，他都是一套一套的。最可贵的，她发现王悟对人真诚，为人朴实，从不耍小聪明。

在国外，许多事情要互相帮助，她每次求王悟，王悟从不推辞。时间长了，她对王悟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两日不见，就牵肠挂肚的。

他们也有争吵的时候，这多半是对美国社会或对国内政治的看法。她的观点，永远和人民日报差不多，而王悟则经常有离经叛道的看法。最不能容忍的是，王悟对她的说法经常是冷嘲热讽。

吵归吵，两人还是一天不见互相找。她知道王悟喜欢她，她觉得，自己是爱上了王悟。一次，她问王悟对自己的看法，王悟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漂亮得像一个仙女，纯真得像一块碧玉，幼稚得像一个白痴，顽固得像一块铁疙瘩。” 把她气得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使劲锤了他几下。

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要求她和几个党员及时汇报留学生的异常情况，经济系有一个访问学者老刘，经常在同学中散布极端的反对共产党，主张多党制等反动观点。他鼓吹美国好，说资本主义好，甚至煽动留学生不要回国，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英语不行，否则，绝对不会回去。她向大使馆汇报了这个情况。老刘学校以工作需要为名要求他提前回去。

过后不久，王悟和她在一起聊天。王悟似有心事，沉默了半天忽然说：“老刘来信，说学校其实是把他骗回去的。回去后就隔离审查，逼他写检讨。他很奇怪，平常在留学生中讲的牢骚话，领导为什么都知道了？学校领导还对他说，他这辈子甭想再出国了。”

她坦白说：“是我把他的话报告了大使馆……” 王悟突然睁大了眼睛，盯了她足有半分钟。她想解释，可王悟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从此，王悟对她变得不即不离。他们还经常在一起，但不再是无话不谈，王悟似乎对她总存着戒心似的。她想尽办法关心他，体贴他。有一次她含着泪对他表白，她对他没有一丝保留，要他也信任她，但他依然故我，似乎对老刘的事仍然不依不饶的。

后来发现，他和音乐系的叶秋走得很近，女人特有的敏感使她十分焦虑。她认为自己不能再犹豫下去了。这天，她约他出来，他们俩漫步在华大边森林公园的小径上。这小径，他们不知徘徊过多少次。她终于下了决心，战胜了少女的羞怯，向他表明了自己对他的爱。他迟疑了半天才开口，他向她讲述了他的故事，他那撕心裂肺的凄惨往事。

最后他说：“我永远无法抹去那个阴影，我的全家是共产党干部带领民兵用铁锹活活铲死的。”他又说：“我知道你和那些人不一样，你和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先烈们一样单纯，一样善良。”他最后说：“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可你毕竟是共产党的人，你那么忠实于你的组织，这让我在感情上无法接受。”

他的故事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，震得她浑身发酥，冷汗涔涔。两人都一时语塞，默默地分了手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（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）